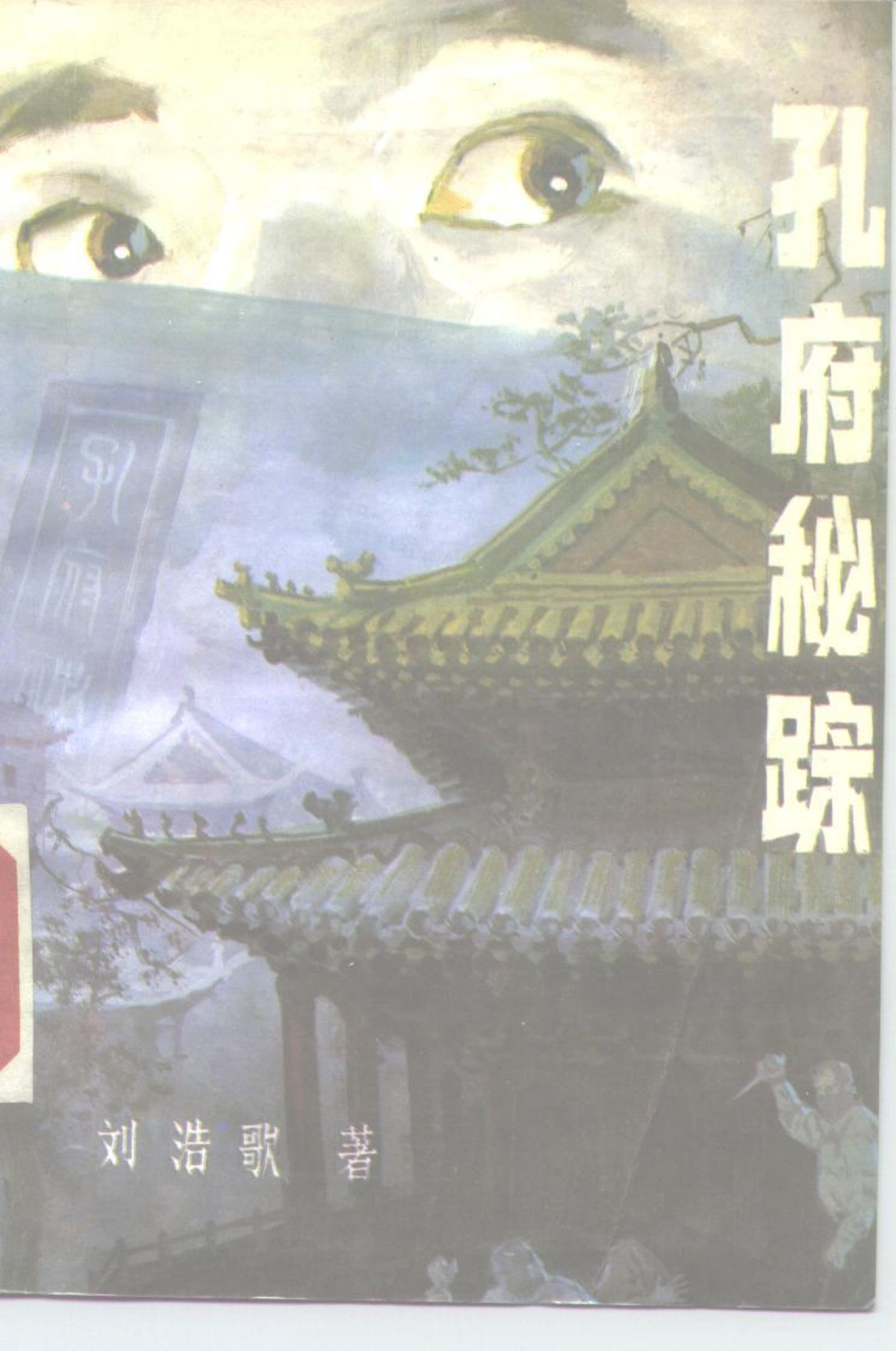




孔府秘踪

刘浩歌 著

孔府秘踪

贾芝敬题



DP80/33

内 容 提 要

刘浩歌是闻名国内外的青年通俗小说作家，人民日报曾对他的作品作了介绍，纪实小说《孔府秘踪》是他近期出版的又一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曲折动人的故事，描写了孔子七十七代后裔孔德成先生不畏强暴，不受日本天皇威胁利诱，与日本天皇“密使”收买的鹰犬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在爱国义士的帮助下，在刀光剑影中脱离险境，离开了曲阜……然而，在孔先生离开故乡的浪迹生涯中，这位海外赤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孔府秘踪，为寻踪，圣人外甥二进孔子庙，祭祖坟，孔林阴森遇险情，“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前，盗掘孔府的神秘人又现，霎时间，刀出鞘，枪上膛，识破鬼怪真面目，秘踪无影又无踪，闻凶讯，圣人后裔心欲碎，失秘踪，不孝子孙哭断肠……感叹之余，又有引人注目的《双尸之谜》，风趣幽默，又有当代传奇《钱迷心窍》，书中诸篇，惊险、神秘，引人入胜，曲折、动人、耐人寻味。

孔 府 秘 踪

刘浩歌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79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059-0951-7/I·683 定价：2.50元

目 录

孔府秘踪·····	1
劫持前的搏斗·····	29
荷花湾的男人女人·····	73
失踪之后·····	103
傻子和他的俊媳妇·····	134
双尸之谜·····	171
粉红色的骗局·····	193
钱迷心窍·····	231
后记·····	253

孔府秘踪

题记：此篇虽属文学作品，但有一定的历史纪实，有关孔德成先生童年的描写，取材于孔德成先生的二姐孔德懋的孔子后裔回忆录；此篇的引诗，也是孔德成先生所作。借此祝愿祖国的早日统一，孔德成先生能早日返回故土。

第一回：泪纷纷 先生激起思乡情 台北港 戴灵扣押孔外甥

一九六六年的初春时节，冰冷冷的寒流挟着呼啸的海浪，把台北市搅成了一片浑浊浊的世界。在这种寒气袭来的时候，不少人早躲进了山坳别墅，一来避风，二来也好悠闲地泡杯浓茶，嗑着瓜籽，大摆龙门阵，消磨时光。

然而，就在台北市郊半山坳的别墅里，一位年过五旬，满头银丝的清瘦老人，手扶着阳台上的栏杆，正呆呆地望着咆哮的大海，眼里流下了滴滴热泪。

有人要问：此人是谁？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可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姓孔，名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后裔，祖居齐鲁之邦的曲阜县城。一九四九年，孔德成先生被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从大陆挟持到了台湾这座孤岛上。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孔先生的额头，刻满了龙尾纹，头上也增添了根根白发，心里更增添了几多忧愁。他在思念着故乡曲阜，思念着他小时候玩耍过的孔府花园，思念着大成殿的那十棵盘龙石

柱，在苍松环抱的孔林里，有埋葬他先祖们的坟墓，他多么想去祭扫一番呢！每当想到这里，孔德成先生就不由得潸然泪下。夜半醒来，耳边还在回荡着隐隐约约传来的牛羊哀鸣，他想起来了，这是当年孔庙里披着红绸的“屠宰户”在寝殿后面的“神庖”宰牛羊，准备祭孔用的祭品。然而，在这远离故乡的孤岛上，孔先生再也不能完成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了。他没有忘记，他是孔子的子孙，是龙的传人，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十七年云烟如梦，他没有回过生他养他的孔府，没有祭典一下自己的先祖，他心里有愧，他心里实在有愧呀！

孔德成先生无力地坐在阳台的竹椅上，闭上了眼睛。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活泼的童年，在鲜花盛开的孔府花园，他在和大姐、二姐一块“跑竹马”，“过家家”；用碑帖上的拓片折叠成各式玩艺儿，用野草扎成小人儿玩；在假山的山洞里，和仆童一块追跳嬉戏，谁也不顾他是个“小公爷”。记得有一年的三月三，他和二姐在草坪上放风筝，那成群结队的大雁在天空翱翔，一阵狂风吹来，突然断了线的风筝随风朝南飘去，德成着急地喊到：“你回来，快回来呀！”二姐咯咯地笑了：“小弟，你为什么不让风筝往南飞？”“因为我们的家在北方呀！”德成的天真，引起了二姐和小伙伴们的阵阵欢笑……每当回想起童年，孔德成先生就不由得柔肠寸断，肝胆欲裂。

这时，海风稍停，海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几只海鸥贴着水面飞着，它们仰头钻云，展翅飞上了蓝天，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嘎嘎”叫着朝北方飞去。

孔德成先生望着这群回归北方的大雁，心事茫茫，不由得低声吟道：“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

正当孔德成先生望着空中的大雁，激起思乡之情的時候，他童年时期教他读书的吕老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位满腹文才，性情豪爽的吕老师，颇得孔德成先生的爱戴，自从他随他来到台湾，吕老师更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吕老师了解德成先生的思乡之心，常常劝慰他。今天，吕老师见孔德成先生望雁生情，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唉！人有七情六欲，何尝不想回乡啊！”

“是啊！”孔德成九愁忧肠地说，“我孔德成也是堂堂的孔子后裔，却还不如一只雁儿自由自在地翱翔？！”。

吕老师拍了拍孔德成的肩膀，感叹地说：“人活百岁无有志，白让年华付水流！”

“老师，我空怀大志，却不能继承先祖的遗愿，有何颜面再见齐鲁父老？！”

吕老师望了孔德成一眼，捻须沉思了一会说：“历史造成的悲剧，使海峡两岸的同胞长久分离。我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祖国统一的。我看你也不必忧愁多虑，如能利用现有的条件着手研究一下祖先的学说，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也是对祖先最好的纪念。”

孔德成先生听罢，点了点头：“好吧，我就从先祖周游列国开始研究。”

“要研究孔子周游列国的思想，必须有先祖当年的‘四书’‘五经’为依据。”

“唉！”孔德成先生仰天长叹道：“几经战乱辗转，我手中保留的先祖‘四书’‘五经’，已荡然无存了”。孔德成漫步在阳台上，低头沉思起来。他凝神想了一会，告诉吕老师，在曲阜老家庙内，倒还有先祖的“四书”“五经”秘本。

吕老师兴奋地望着孔德成先生问道：“这种极其珍贵的

历史文物，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孔德成先生告诉吕老师说：“当年，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我家先祖为了不让‘四书’‘五经’失传于世，便在家庙藏书的奎文阁下建了一道拱墙，将先祖的‘四书’‘五经’注释秘本藏于夹壁之中，才得以幸免，我们历代孔子后裔都把它称之为秘宗。直到如今，这部秘宗仍珍藏在孔庙奎文阁左侧的拱型夹墙壁墙内。”

“这就好了！”吕老师高兴地说，“有了这部秘宗，着手研究孔子的学说就更方便了。”

“难也！”孔德成先生摇了摇头，“我被挟持到了台湾久矣！与国内断绝往来不知国人对我看法如何，又不能光明正大地派人回去去取”。

“先生言之有理。”吕老师劝慰孔德成先生道：“你没有做愧对国人之事，是问心无愧的。但此书又非常珍贵，我看只有秘密派人回大陆去取。”

“那派谁去最为合适呢？”

“是啊！此人必须文武双全！此去路途遥远，风险甚大，最好能有防身的武功，方可万无一失。”

孔德成先生想了一会，告诉吕老师道：“你看派我的外甥亚光去如何？”

“好！”吕老师点了点头，“亚光是你恩养成人，又送他去了美国剑桥大学读书，他经的多，见识广，又有中国武功基础，他去最为合适了。”

“那就烦老师以我的名义发一封电报，叫亚光速从美国回台。”孔德成先生吩咐吕老师已毕，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书房，拿起了一支秃子狼毫毛笔，蘸饱了墨汁，铺开宣纸，挥笔疾书道：

万点愁思晚眺中， 夕阳欲落别样红，
遥望千里云山下， 几行雁影灭远空。

却说吕老师遵照孔德成先生的吩咐，与远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外甥亚光发去了电报。孔德成先生近几天心情一直很舒畅，他在盼望着外甥的早日到来，完成他的夙愿。这一天吃罢早餐，孔德成先生又来到了书房，挥笔疾书“寄相思”的四绝诗章，突然老仆人吴建章匆匆跑来禀报：“先生，戴灵前来求见。”

孔德成先生眉头一皱，说：“那就叫他到这里来吧。”

说起这个戴灵，虽乳臭未干，可非常奸滑，被军统局看中，当了一名军统特务。这时，蒋介石正野心勃勃地叫嚷反攻大陆，所以他对来台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加紧拉拢软化，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为反攻大陆摇旗助威。今天戴灵来看望孔德成先生，就是奉了当局命令，特意到孔德成先生的住宅来捞油水的。

这时候，戴灵活象一只猴儿，抓耳挠腮地来到了孔德成先生的书房，笑嘻嘻地说：“孔老先生的书法真是劲如苍松，行似蛟龙啊！”这小子突然嗅到了什么特殊味儿，两只蛤蟆眼滴溜溜地盯住了孔德成先生刚书写的四句诗上，觉得不对劲，他摇了摇头，嗯！这个糟老夫子怎么写出这样的四句绝诗来了，不利于党国反共大业呀！

这也难怪戴灵疑神疑鬼的，孔德成先生刚写出的寄相思，确实充满激情和思乡之念：“寒夜柝声觉更迟，青灯光下自吟诗，独叹岁华今又晚，万里月光寄相思！”这个戴灵身为军统特务，眼尖鼻子灵，一见孔德成先生的吟诗，皮笑肉不笑地说：“孔先生真是玩世不恭，居然苦思乡情，那共产党在大陆搞共产共妻，有什么可留恋的，你真是身居台湾

不知福呀？”

孔德成一听，脸色突变，“叭”地放下了手中的毛笔：“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孔德成吩咐老仆人吴建章道，“送客！”

那戴灵毕竟是个唱花花脸的，他一见孔德成动怒，忙陪着笑脸说：“小侄全是为老世伯好呀！”他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老仆人吴建章拽出了孔德成先生的书房：“我家先生就是这么个脾气，走吧，走吧！”连推带拽，吴建章将戴灵送出了孔宅。

戴灵出了孔德成先生的别墅，象泡在水里的隔夜豆角儿——一肚子气儿！这小子坐在小轿车上，闪动着一对狡黠的小眼睛，自言自语道：“孔德成，你别扛着圣人后裔的牌子唬人，一旦被老子抓住什么把柄，非灭一灭你的威风不可！”

戴灵一走，孔德成叫人喊来了吕老师。吕老师一听军统特务来过孔德成的别墅，沉思了一会：“平日军统的两只眼瞪的大大的，专爱吹着尘土找裂缝儿，戴灵此番上门，怕是夜猫子进门——没好事儿！”

孔德成问吕老师道：“你打电话问过没有，亚光可否已经动身？”

“问过了，他在近日内便可赶到。”

好！我晚上夜静时把取秘宗的路线图画出来，亚光一到，即刻叫他动身回大陆。”恰在此时，只见老仆人吴建章慌慌张张地跑到孔德成先生面前，着急地说：“先生，不好了，我刚接到亚光从台湾北港打来的电话，他刚一下船，就被军统特务戴灵扣押了！”

孔德成先生一听，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子涨了起

来，他感觉到眼前一黑，摇晃着身子朝后仰去。

吕老师和仆人吴建章急忙上前，搀扶着孔德成先生，急促地喊道：“先生，先生！你怎么啦？”

第二回： 亚光遵命回曲阜 夜探孔府寻秘宗

军统特务戴灵为什么会扣押孔德成先生的外甥亚光？这还是戴灵在孔宅讨了个没趣的缘故。这小子出了孔德成的别墅，信马由缰地把车子开到了台湾北港，正赶上从美国开来的“皇家号”客轮到岸。他邀功心切，便以港口检票官的身份出现在检票口，瞪大了两眼寻找着猎物。

孔德成先生的外甥亚光恰巧是乘坐这艘远洋客轮来到台湾北港的。“皇家号”一靠岸，亚光立即提着一只棕色小皮箱急匆匆地挤下了船。亚光突然接到舅父发去的电报，他不知道舅父为何叫他速来台，亚光心急如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乘坐“皇家号”远洋客轮，朝台湾赶来。在船上，亚光本打算先给舅父发个电报，叫他派个车到北港接他。又一想，自己从小蒙舅父恩养，三年前又把他送到美国读书，眼下自己大了，不应该再为舅父增添更多的麻烦，所以才没有叫车来接他。

亚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好不容易挤到了检票口，正要出港，突然被戴灵拦住了去路。戴灵为什么偏要拦住亚光呢？原来亚光一下船，便引起了戴灵的关注，他见亚光穿一身鹅黄色的西装，身材魁梧，两目炯炯，气度超人。心理惊疑道：“他是谁家的少爷呢？”戴灵的两只眼在亚光脸上瞄来瞄去，觉得此人的面目颇象孔德成，便上前拦住了亚光问道：“你到台湾找谁？”

亚光见有人拦住了他，满脸的不高兴：“找我的舅父！”说着把证件扔了过去。

戴灵接过证件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怪不得我瞅着他眼熟，敢情他是孔子后裔的圣外甥。这小子瞅了瞅亚光的小皮箱，拉着官腔说：“不管是谁，总统府有手喻，都要严格检查。”

亚光心想，我没时间和你顶牛，还要急着去见舅父。亚光气呼呼地把小皮箱往检查台上一放：“查吧，小爷箱内又没有装炸药！”

戴灵叭地打开了小皮箱，见箱内除了衣服和一套旅行用具，别无可疑之物。他把手伸进了皮箱的夹层，从里面拽出了一张报纸，展开一看，见是一张《华人时报》。报纸的显要位置上，转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把孔府古迹公布为全国一级重点保护的公告，并报道了政府拨出二十万元资金修葺“三孔”的消息。亚光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在美国动身前，特意将这张《华人时报》放进了皮箱的夹层内，想作为礼物送给舅父，从而打消老人家挂念家中古迹被毁的忧虑。哪想到，就因为这张《华人时报》，会遭到麻烦事呢！

戴灵一搜出这张《华人时报》，真是如获至宝，他闪动着一对小眼珠子，狞笑着说：“你把宣传中共政策的报纸带到台湾，目的何在？”这小子把面孔一板，挥手吩咐手下的军统特务，“来呀，把他带回军统局。”

亚光也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哪能受得了戴灵这伙人的窝囊气，他怒声骂道：“你们真是耗子吃猫肉——好大胆！”亚光挥起拳头，“砰砰”两拳将抓他肩膀的两个特务打了个仰面朝天，他正要上前去擒拿戴灵，却被涌上来的几个军统特务抓住拉上了警车。

孔德成先生正在家里望眼欲穿地盼着外甥的到来，眼下—听说外甥被军统特务扣押，心里能不生气吗？

吕老师和老仆人吴建章，急忙将孔德成先生搀扶到沙发上坐下来。吕老师倒了一杯水，放在了孔德成手里，劝慰道：“不要与那些小人大动肝火，得先想个办法将亚光要回来。”

孔德成先生铁青着脸，胸部在剧烈地起伏着：“我立即与当局写信，控告这些小人！”

老仆人吴建章把笔砚纸张端到了先生面前，孔德成挥笔疾书，写好了给总统府的信，交给了吕老师：“你拿上我的亲笔信去总统府，叫他们责令军统局立即放人。”

吕老师将孔德成先生的信放进了衣袋，安慰他道：“你放心等候，万万不可因一时急躁而损伤了身子。”

吕老师叫老仆人吴建章将孔德成先生搀扶到内宅休息，他立即驱车来到了总统府，递交了孔先生的亲笔信。经过一番交涉，慑于孔德成先生的名望，台湾当局不得不责令军统局将亚光放出。当吕老师用车把亚光接到了孔德成先生的市郊别墅，已是暮色朦胧的时候。

在孔先生的寝室，亚光见到了舅父孔德成，他喊了声：“舅父”，便扑到了老人怀里。孔德成先生用手抚摸着外甥的头，垂泪说道：“孩子，让你受惊了！”

亚光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真是欺人太甚了！”

孔德成先生叹了口气，没有说话，他心里也有一肚子苦水和怨气，能向谁说呢？！他自从来到了台湾，已经十七个年头了，是有家难归呀。一想到长眠在家乡的列祖列宗，孔德成先生时常夜半醒来，泪湿枕巾，他做梦都想变一只自由飞翔的雁儿，飞回故土看上一眼啊！然而，面对眼前的现实，

他又回不了家乡，作为孔子的七十七代后裔，孔德成先生能不痛苦失眠，心肝欲碎吗？

孔德成先生让外甥亚光坐在他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说：

“甥儿，舅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

亚光从未见过舅父这么庄重地对他这么说过话，他吃惊地望着舅父问道：“什么事？”

“我要你回一趟曲阜！”

“回曲阜？”亚光惊喜地问：“要我突然回曲阜干什么？”

孔德成先生把外甥拉近自己的耳边：“我要你回曲阜去取回先祖留下的一部秘宗。”孔先生叹了口气，“我在台湾无事可做，今后打算研究一下先祖的学说。”

亚光点了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舅父那苍老的面孔。

“到了曲阜，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秘密地将先祖留下来的这份秘宗取回来。”孔德成先生将自己画的寻找秘宗的草图交给了亚光，“你可按图上标的地方去找，此书就藏在奎文阁左侧的一道拱墙夹壁之内。”

亚光接过了舅父的图纸，看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正要放入小皮箱，却被舅父拦住了：“甥儿，此图关系甚大，你要好好收存，失去了图你便无法找到秘宗，也就辜负了我的期望。”说罢，孔先生将图纸放入亚光的内衣口袋里，又语重心长在嘱咐道，“这部秘宗，极为珍贵，可谓价值连城，你要确保万无一失，将它秘密取回交给我。”

亚光点了点头：“舅父放心，我会记住你老的话的。”

孔先生望了亚光一眼：“我所以派你去，是觉得你文武双全，可我也知道你好胜心强，此番回国要谨慎行事，不要

和人争斗，特别是回到曲阜，要隐名换姓，不要暴露出你就是孔府的外甥，而惊动中共当局。”

“孩儿记下了！”亚光问舅父道，“我何时动身回去？”

“明日我叫吕老师护送你去香港，托关系密办手续。”

孔德成先生抚摸着亚光的肩膀说，“你要处处小心，万不可让台湾当局知道你要回去，再惹出一些麻烦来。”

这时候，夜已经深了，一轮明月仍高悬在夜空，皎洁的月光倾洒在阿里山上。孔德成先生倚窗仰望着月光，站立了一会，然后拿出了一束香烛纸钱，交给了亚光：“孩子，我已经十七年没有回家祭扫列祖列宗的坟墓了。你可代我到先祖坟墓前烧化土一道纸钱，让他们宽恕我这个不孝子孙！”孔先生感慨万千，心里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他对外甥千叮咛，万嘱咐，久久地仰望着窗外的明月，他的两眼湿润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在孔庙的大成殿，凝立着一个风度翩翩的归国华侨，他虔诚地跪倒在孔子的像前，眼里滚动着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他不是别人，正是孔德成先生的外甥亚光。此时，亚光跪在孔子像前，正代舅父祭典着先祖。直到夜幕低垂，孔庙的工作人员要关闭大门时，亚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孔庙，返回了下榻的曲阜国际旅游社。

亚光躺在床上闭目养了一会神，瞧了瞧腕上的手表，已是深夜十二时，他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了舅父画的那张寻找秘宗的方位图看了一遍，又把图纸收藏好，然后悄悄地翻跃墙头离开了旅游社。“嗖嗖嗖！”亚光身如飞燕，来到了孔庙西北角的墙下，手攀墙外的树枝，身子一纵，上了二米多高的院墙，一个猴子望月，身子轻轻落在了院外，飞奔藏有秘宗的奎文阁而去。

就在这当口，一个蒙面人随后跃过了孔庙院墙，尾随在亚光的身后也朝奎文阁潜去。然而，在离奎文阁不远的草丛里，有人正望着这两个突然跳进孔庙的不速之客，瞪大了眼睛！

第三回： 寻秘宗 亚光二进孔子庙 祭祖坟 孔林里面遇险情

亚光此番秘密回大陆，一直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他刚来到曲阜要取秘宗，却被蒙面人神秘地跟踪，这个蒙面人消息如此灵通，他是谁呢？

这个神通广大的人，正是在台湾扣押过亚光的军统特务戴灵。原来，那天他在亚光的小皮箱里搜出了《华人时报》，扣押了亚光，本想大作文章，整一整孔德成先生。可是，他却接到了委员长的密令，将亚光立即释放，要他不要小题大作。这小子心里虽然一百个不乐意放出亚光，可委员长有令，也不得不忍气吞生地将亚光释放。但戴灵这小子毕竟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他觉得亚光匆匆从美国来台湾见孔德成，一定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办。所以，他在孔家别墅周围派出了盯梢的人。第二天亚光由孔德成的管家先生陪同，乘飞机去了香港。戴灵也乘机跟踪而至，他在香港发现亚光要回大陆，本想立即将亚光扣押，但又一想，孔德成此番派亚光秘密回大陆，不可能找共产党，十有八九会潜入曲阜孔府去取秘藏的财宝。要真的是这样，我就放他回去，然后抢劫他取回的财宝，发他娘的一笔横财。自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戴某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里，戴灵咧开大嘴，嘿嘿地笑了。他打扮成港商，跟踪亚光来到了曲阜。果然不出他所料，亚光一来到曲阜就夜探孔府，想必要取出秘藏的财宝。戴灵这

小子身为军统特务，攀墙上树也有两下子，他拿出了看家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着亚光。

这时候，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静，孔庙里没有一丝灯光，一棵棵古老的苍松，将院子遮得一片墨黑。

高耸入云的奎文阁，就座落在大成殿的左前方。相传是我国古时的十大藏书名楼之一，孔府世代代的古书经典都存藏在奎文阁内。亚光来到了奎文阁下，辨别了一下方位，按舅父孔德成画的方向，向前跨了七步，奇怪的是没有发现藏有秘宗的拱墙。亚光心里一惊：“难道藏有秘宗的拱墙被人拆除了？”亚光打亮了随身携带的微型电筒，仔细寻找了一番，也没发现拱墙的踪迹。在一片荒草丛中只有半截残缺不全的断壁。亚光一见这截断壁，脸上的汗刷地一下子流了下来，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上涌，脚下一滑，“扑通！”一头栽倒在断壁下。响声惊得树上的乌鸦“扑扑愣愣”腾飞起来，“哇哇”叫着盘旋在奎文阁上空。

亚光的突然栽倒，也把跟踪在他身后的戴灵吓了一跳，听着乌鸦那“哇哇”的叫声，这小子激灵打了个寒战，浑身的鸡皮疙瘩炸了起来。他想起了孔府三千只乌鸦兵的神秘传说，心里一抖，直觉得脖子后头的凉风直冒。戴灵惊得瞪大了眼睛，心想：难道今天这三千只乌鸦兵又要显灵，要真被乌鸦啄去一只眼珠，我他娘的不成了独眼龙了？但这小子又不甘心把到嘴的肥肉扔下，他从树后闪出，朝亚光栽倒的断壁走去。

亚光和戴灵的一举一动，全被藏在草丛里的另一个人看在眼里，他见戴灵贼头贼脑地朝断壁走去，摸起了一块石子，“嗖”地一下子朝戴灵打去。戴灵觉得脑后有风声，以为有人向他打暗器，吓得“妈呀”的一声惊叫，双手抱住脑